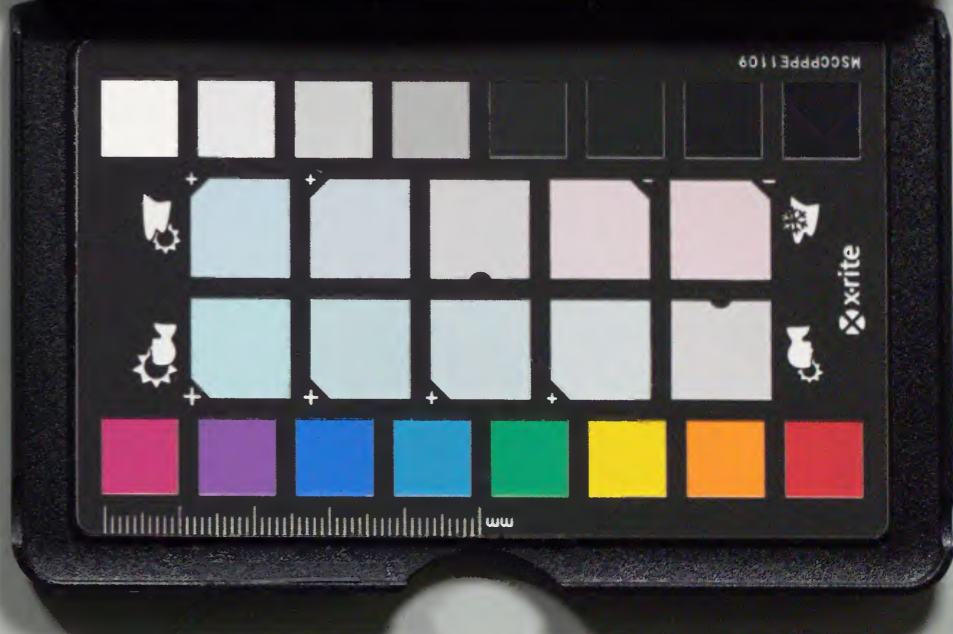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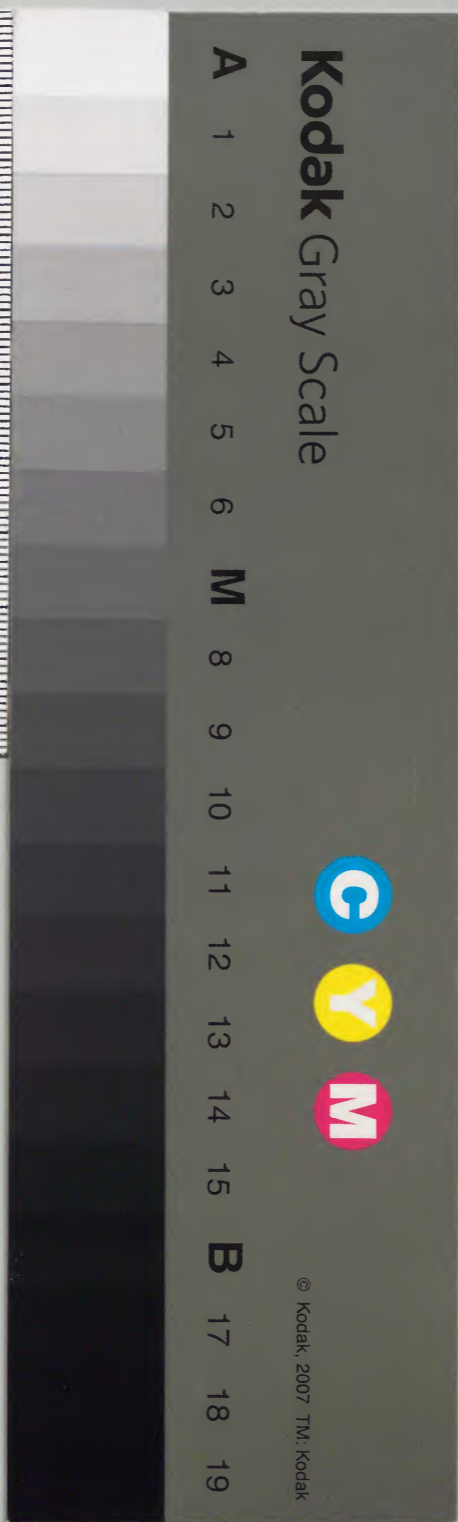


梁書

卷十五之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36)	
函號	別 10	1



梁書卷五

本紀第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淺草文庫

元帝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
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
初為寧遠將軍會稽太守入為侍中宣威將軍舟陽尹
普通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荆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梁書卷五

本紀

一

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中大通四年進號平西將軍
大同元年進號安西將軍二年進號鎮西將軍五年入
爲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六年出爲使持
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
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湘司郢子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
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沒京師四月太
子舍人蕭歆至江陵宣密詔以世祖爲侍中假黃鉞太
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於
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拒不遣十月丙午遣世子方
等帥衆討譽戰所敗死是月又遣鎮兵將軍鮑泉代討
譽九月丁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譽率兵反來寇江陵世
祖嬰城拒守乙丑譽將杜崩與其兄弟及楊混各率其
衆來降景寅督道走鮑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衛將軍
王僧辯代將

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清四年正月辛亥朔左衛將軍
王僧辯獲橘三十子共蒂以獻二月甲戌衡陽內史周
弘直表言鳳皇見郡界夏五月辛未王僧辯克湘州斬
河東王譽湘州平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戍宜都
王大封自信安間道來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
平王恪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中撫軍將

軍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左衛將軍王僧辯爲領軍將軍改封大款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是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遣左衛將軍徐文盛右衛將軍陰子春太子右衛率蕭慧正嶺州刺史席文獻等下武昌拒約以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恪爲荊州刺史鎮武陵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曇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牋曰竊以嵩岳旣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脊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王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且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壁而讐氣親蕃外叛曩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弼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纜命戈船底定瀟霍泝流窮討路絕窺齋胡兵侵畧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卽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

原東夷不怨西戎卽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
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崑山起燎魏文悲
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
夢水之傍尙致車輿結轍麩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
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
寧殊雨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微號不
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周尙作卿
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
尋甲令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
一別准恒儀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
麗於日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
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世祖令答曰數鍾陽九時惟百
六鯨鯢未翦寤寐痛心周粵天官秦稱相國東至于海
西至于河南次朱鳶北漸玄塞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
何用繼縱曲阜擬跡桓文終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
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哽
噎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爲鎮南將軍廣州刺
史遣護軍將軍尹悅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多安
帥衆下武昌助徐文盛

大寶二年世祖猶稱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

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閏四月丙午景遣其將
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戊申徐文盛陰子
春等奔歸王珣尹悅杜多安竝降賊庚戌領軍將軍王
僧辯帥衆屯巴陵甲子景進寇巴陵五月癸未世祖遣
游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下援巴陵任
約敗景遂遁走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令胡僧祐爲領軍將軍陸法和爲護軍將軍仍令
僧辯率衆軍追景所至皆捷八月甲辰僧辯下次湓城
辛亥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爲中衛將軍司空
征南將軍南平王恪進號征南大將軍湘州刺史餘如
故九月己亥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王僧
辯爲江州刺史餘如故盤盤國獻馴象冬十月辛丑朔
有紫雲如車蓋臨江陵城是月太宗崩侍中征東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侯王僧辯奉
表曰衆軍薄伐塗次九水卽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
景弑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竝罹禍酷六軍
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
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狗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
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
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社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

渠遂憑天邑閭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晨
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寃悠悠彼蒼何其用
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
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
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
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
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
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嶮阻艱難建社治兵載
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
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
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邁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
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
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
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
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
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
南面卽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旣知有奉八百始
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旣傾坤儀已覆斬莽
輓車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爲聖陵開雪宮闈庶存鍾
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卽宮舊楚左廟

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
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
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濱而禮日觀然
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都鄙左瀍右澗夾雜可以爲居抗殿
䟽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
款之至謹拜表以聞世祖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乃
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
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
仲謀之悲若封豕旣殲長蛇卽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
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

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
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旣聞來
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
五千餘人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二百餘人江州別
駕張佚率吏民三百餘人竝奉牋勸進世祖固讓十一
月乙亥王僧辯又奉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
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
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
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
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

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鐔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著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穎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殞涕慄慄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締天沈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宸帷決勝千里擊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旣章大戮荷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進國耻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

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
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艦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
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
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
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
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
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鍾脩掃瑩陵奉近宗廟陛下豈
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
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

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
有腹心敢以歿奪不任悽悽之至謹重奉表以聞世祖
答曰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
對揚天休司牧黔首攝提合維以前栗陸驪連之外書
契不傳無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
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遭家多
難大耻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臥而
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歷何以嗣龍圖庶一戎旣定
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是時巨寇尚存未欲
卽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壯乘乾明夷

垂翼璿度亟移玉律屢徙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
聞譙沛未復瑩陵永遠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顏
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竝斷若有啓疏可寫此令施
行是日賊司空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歸義
留異赴義奉表請降

大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
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
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峻况三農務業尚
看天桃敷水四人有今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
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
可墮此玄苗坐食紅粒不植鶯領空候蟬鳴可悉深耕
溉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竝分地利班勤州郡咸使遵
承以智武將軍南平內史王褒爲吏部尚書二月王僧
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曰夫利極生災乃
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利殞豕豈不以侵陽蕩薄源之者
亂階定龕艱難成之者忠義故昇澆滅於前莽卓誅於
後是故使桓文之勳復興於周代溫陶之績彌盛於金
行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壹寓內德惠悠長仁育蒼生
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
翠鳳之旗則六龍躡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

方邵之賢衛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歟賁緹騎之
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桐柏以北孤
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臂屈膝胡人
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
舜昌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雉懸瓠空城
本非國寶壽春畿要賞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
米撥九府之費錫三官之錢冒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與
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沮兵安忍日者結怨江岑遠
適單于簡牘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歛無度景卿之誚
已及爲獸博翼遠相招致虔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
是以董率臯貌躬擐甲由日霜戈照日則晨離奪暉龍騎
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
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充渙汗旣行絲綸爰
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
屋兵躔象魏總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乖
避暑之地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託天命僞作符書重
增賦歛肆意哀剝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
鉗口刑戮失秉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
人五宗及賞措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吞噬
慄慄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偃

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南山
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外監陳瑩之
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州冤
本毒無地容身景阻饑既甚民且狼顧遂侵軼我彭蠡
憑凌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我是以義勇爭
先忠貞盡力斬馘兇渠不可稱算沙同赤岸水若絳河
任約泥首於安南化仁面縛於漢口子仙乞活於鄢郢
希榮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鼠爭穴郭默清夷晉熙
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鄆郇竝離禍患凡蔣邢
茅皆伏鈇鎖是可忍也孰不可容莫府據有上流寔惟
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休晉鄭漢有虛牟彼惟
末屬猶能如此况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爲子兼國
兼家者哉咸以義旗旣建宜須總一共推莫府寔用主
盟粵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
翼行天罰提戈蒙險隕越以之天馬千羣長戟百萬驅
賁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源度彭蠡舳艫
汎水以倚其南輜輶委輸以衝其北華夷百濮羸糧影
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劔而叱江水爲之倒流抽戈
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
原蔽野挾輶曳牛之侶拔距礮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

弓則吟猿落鴈捧崑崙而壓卵傾渤海而灌熒如駟馬
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
蜂蠆若毒獸窮則鬪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
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諸鼯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
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既啓五將咸發舉整整
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義而誅
何罪不服今遣使持節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衆十萬
直掃金陵鳴鼓聒天縱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
起戈船夜動若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
在野小人比周荷校滅耳匪朝伊夕春長狄之喉繫郵
支之頸今司寇明罰質鈇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
一無所問諸君或世樹忠真身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勲
王府俛眉猾豎無由自效豈不下慙泉壤上愧皇天失
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迺睠西顧因變立功轉禍
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
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
方伯下賞剖符竝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秦禮同
卿佐日磬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卹無位若執迷
不反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

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沈信賞之科有如皎日黜陟之制
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
傳其首於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大社己丑王僧辯
等又奉表曰衆軍以今日戊子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
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
同趣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
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君年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
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朝矧伊黔首誰
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如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
塵四起壘垣好時冀馬雲屯泣血治兵嘗膽誓衆而吳
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官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涼
義衆阻強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泯豺狼當
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於焉五載英武克振怨耻竝雪
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奉脩社廟使者持
節分告瑩陵嗣后升遐龍輜未殯承幸掩曜梓宮莫測
竝卽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
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岳牧祈仰宸鑒以錫珪之功旣
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宵然凝邈飛
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閣云叫而闐闐未開謳謠再馳
是用翹首所以越人固執重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

岐山而事上漢王不卽位無以貴功臣光武不止戈豈
謂紹宗廟黃帝遊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勳入於姑
射猶使罇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
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顧懷物外未奉慈哀陛
下日角龍顏之咨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
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擘乎昭章之
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
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
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
再生縱陛下拂袵衣而遊廣成登揄山而去東土羣臣
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曩篚禮曠齋宮
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鑿與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
饑豈可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郊旣復函維已平高奴
櫟陽官館雖毀濁河清潤佳氣猶存臯門有仇甘泉四
澈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
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清
駕而赴名都具玉鑿而遊正寢昔東周旣遷鎬京遂其
不復長安一亂郊洛永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諸侯文
王以六州匡天下跡基百里劔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
拒九戎一旅之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

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相國答曰省表復具一二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降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橋穆世祖志也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黃鉞太尉武陵王紀竊位於蜀改號天正元年世祖遣兼司空蕭太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瑩陵脩復社廟丁巳世祖令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雖子產獻捷戎服從事亞夫弗拜義止將兵今凶醜滅夷逆徒殄潰九有旣截四海又安漢宮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寄是式瞻便可解嚴以時宣勒是月以東陽太守張彪爲安東將軍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世祖猶固讓不受庚辰以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司空南平嗣王恪爲鎮東將軍揚州刺史餘如故甲申以尚書令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鎮衛將軍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少卿周石珍舍人嚴實於江陵市是日世祖令曰君子赦過著在周經聖人辨

網聞之湯令自檢狃孔熾長地荐食赤縣陷危黔黎塗炭終宵不寐志在雪耻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儁是其心膂周石珍負背恩義今竝烹諸鼎鑊肆之市朝但比屯遭寇擾爲歲已積衣冠舊貴被逼偷生猛士黜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今特闡以王澤削以刑書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惟新是月魏遣太師潘洛辛術等寇秦郡王僧辯遣杜崩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是月魏遣使賀平侯景八月蕭紀率巴蜀大衆連舟東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於鄴奉表曰臣聞封唐有聖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爲稱於革鳥至治表於垂衣而撥亂反正非閒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華明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璠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室之祥圖畫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

無妄興暴皇祚寢微封豨脩蛇行災中國靈心所宅下
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寃將報天賜
黃鳥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錄滕公擁樹雄氣方
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冠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
如霆如雷如貔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旣挂膽於西
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豕寧謂嚴誅王莽千剗非云
明罰青羗赤狄同畀豺狼胡服夷言咸爲京觀邦畿濟
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沌之世驪
連粟陸之君封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
之風堯誓湯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嶠潼雷

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墜救四海之羣飛
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
晨映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莫
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玄兔西踰白狼高柳生風
扶桑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同
福其文昭武穆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
應旁求掌固諮詢天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宋王啓霸
非勞陽武之侯清蹕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應揚鑿旂
以饗帝仰鳳宸以承天歷數在躬疇與爲讓去月二十
日兼散騎常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爲而弗宰

或云涇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方磨天曉愚謂大
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恒宅登封岱岳猶置
明堂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宮南
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玄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棧
樸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之
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
之命豈可逡巡固讓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
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率上翹翹
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
請六國以尊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
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貶館隨勢汗隆瞻
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
人同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
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至謹拜表以聞九月甲戌
司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南平王恪薨冬十月乙未前
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于江陵以循爲平北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戊申執湘州刺史王琳於殿內琳副將殷晏
下獄歿辛酉以子方略爲湘州刺史庚戌林州長史陸
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襲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
王公卿士復勸世祖卽尊號猶謙讓未許表三上乃從

之
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卽皇帝位於江陵詔曰
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堯之心豈貴黃屋誠弗獲已
而臨蒞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
映在田具瞻斯屬皇考高祖武皇帝明竝日月功格區
宇應天從民惟睿作聖太宗簡文皇帝地侔啓誦方符
文景羯寇憑凌時難孔棘朕大拯橫流克復宗社羣公
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靈睠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以
久淹宸極不可以久曠粵若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
算隆寶歷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
漢魏晉宋因循以久朕雖云撥亂且非創業思得上
宗祧下惠億兆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逋租宿責
竝許弘貸孝子義孫可悉賜爵長徒鑠士特加原宥禁
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世祖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丁丑以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循爲驃騎將軍湘
州刺史餘如故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改名元
良立皇子方智爲晉安郡王方略爲始安郡王追尊所
生妣阮脩容爲文宣太后是月陸納遣將潘烏累等攻
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淶口道貴走零陵十二月壬子
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破之是月營州刺

史李洪雅自零陵率衆出空雲灘將下討納遣將吳藏等襲破洪雅洪雅退守空雲城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率衆軍士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王褒爲尚書左僕射劉毅爲吏部尚書西魏遣大將尉遲迴襲益州二月庚午詔曰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千載貽諸百王莫不敬授民時躬耕帝藉是以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多難荐臻干戈不戢我則未暇廣田之令無聞於郡國載師之職有陋於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內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橫流一屢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烏鹵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卽宣勒稱朕意焉辛未李洪雅以空雲城降賊賊執之而歸初丁道貴走零陵投洪雅洪雅使收餘衆與之俱降洪雅旣降賊賊乃害道貴丙子賊將吳藏等帥兵據車輪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次車輪五月甲子衆軍攻賊大破之乙丑僧辯軍至長沙甲戌尉遲迴進逼巴西潼州刺史楊虔運以城降納迥己丑蕭紀軍至西陵六月乙酉湘州平是月尉遲迴圍益州秋七月辛未巴人苻昇徐子初斬賊城主公孫晃舉城來降紀衆

大潰遇兵歿乙未王僧辯班師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
八月戊戌尉遲迥陷益州庚子詔曰夫爰始居毫不廢
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旃旣息關柝
無警去魯興歎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寔勞夕寐仍以蕭
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又清四
郊無壘宜從青蓋之興言歸白水之鄉江湘委輸方船
連舳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六
軍遄征九旂揚旆拜謁瑩陵脩復宗社生者詳依舊典
以時宣勒九月庚午司徒王僧辯旋鎮丙子以護軍將
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乙酉以晉安王方智爲江州刺
史是月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又遣大將邢杲遠
步六汗薩東方老率衆會之冬十一月辛酉僧辯次于
姑孰卽留鎮焉遣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吳興太
守裴之橫帥衆繼之戊戌以尚書右僕射王褒爲尚書
左僕射湘東大守張綰爲尚書右僕射十二月宿預土
民東方光據城歸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將軍安東
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帥衆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
達白秦郡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爲其聲援辛丑陳
霸先遣晉陵太守杜僧明率衆助東方光三月甲辰以

司徒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將軍丁未魏遣將王球率衆
七百攻宿預杜僧明逆擊大破之戊申以護軍將軍郢
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爲司空六月壬午魏復遣將步六
汗薩率衆救涇州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秋七月
甲辰以都官尚書宗慄爲吏部尚書九月辛卯世祖於
龍光殿述老子義尚書左僕射王褒爲執經乙巳魏遣
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衆來寇冬十月丙寅魏軍至于
襄陽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都
柵是日大風拔木丙子徵王僧辯等軍十一月以領軍
胡僧祐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副左僕
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王
公卿士各有守備丙戌世祖遍行都柵皇太子巡行城
樓使居民助運水石諸要害所竝增兵備丁卯魏軍至
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風城內火以
胡僧祐爲開府儀同三司雋州刺史裴畿爲領軍將軍
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謏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
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率兵出戰買臣敗績己酉降左
僕射王褒爲護軍將軍辛卯魏軍大攻世祖出枇杷門
親臨陣督戰胡僧祐中流矢薨六軍敗績及者斬西門

關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世祖見執如蕭答營又遷還
城內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戎巴陵辛未西魏害
世祖遂崩焉時年四十七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皆見
害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驅入長安小弱者
皆殺之明年四月追尊爲孝元皇帝廟曰世祖世祖聰
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
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卽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
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日彌加愍愛旣長好學
博綜羣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高
祖嘗問曰孫策昔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
正是汝年賀革爲府諮議敕革講三禮世祖性不好聲
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
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在尋陽夢人曰天下
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兆當不
可言初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
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脫帽授
之此人後必當壁卿其行乎革從之及太清之難乃能
克復故遐邇樂推遂膺寶命矣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
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
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

玉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
荆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
卷式贇三卷文集五十卷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壘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
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
行師會非百舍後方殲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南向光
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稟性猜忌
不隔疎近御下無術履水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
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道不怵邪說徒
憚金陵左隣疆寇將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禍蕩覆斯生
悲夫

梁書五卷終

梁書卷六

本紀第六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敬帝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為太

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二月癸丑至自尋陽入居朝
堂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劔三十人以豫州刺史侯
瑱爲江州刺史儀同三司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儀同
三司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鎮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
史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
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戰敗績之橫死太尉
王僧辯率衆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于
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
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于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
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丙午
帝卽皇帝位

紹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詔曰王室不造嬰罹禍釁西都
失守朝廷淪覆先帝梓宮播越非所王基傾弛率士罔
戴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讐逾大恥未雪
夙宵鯁憤羣公卿尹勉以大義越登寡闇嗣奉洪業顧
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憑元靈傍資將相克清元惡謝
寃陵寢今墜命載新宗祊更祀慶流億兆豈予一人可
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位一
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壬

子以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
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
信武將軍陳禧於長城義興太守韋載據郡以應之癸
丑進太尉蕭循爲太保新除司徒建安公淵明爲太傅
司徒蕭勃爲太尉以鎮南將軍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
皇后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張彪進號征東大將軍鎮北
將軍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進號征北大將軍征南將
軍南豫州刺史任約進號征南大將軍辛未詔司空陳
霸先東討韋載丙子任約徐嗣徽舉兵反乘京師無備
竊據石頭丁丑韋載降義興平遣晉陵太守周文育率
軍援長城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
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率衆赴任約入于石頭庚寅
司空陳霸先旋于京師十二月庚戌徐嗣徽任約又相
率至采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水軍於江
寧邀之賊衆大潰嗣徽約等奔于江西庚申翟子崇等
請降竝放還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其與任約徐嗣徽叶
契同謀一無所問追贈簡文皇帝諸子以故永安侯確
子後襲封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鎮東將軍震州刺史

杜龕降詔賜死曲赦吳興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巖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癸丑彪長史謝岐司馬沈泰軍主吳寶真等舉城降彪敗走以中衛將軍臨川王大款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中護軍桂陽王大成爲護軍將軍丙辰若耶村人斬張彪傳首京師曲赦東揚州己未罷震州還復吳興郡癸亥賊徐嗣徽任約襲采石戌執戌主明州刺史張懷鈞入于齊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使巡省三月丙子罷東揚州還復會稽郡壬午班下遠近竝雜用古今錢戌戌齊遣大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司空陳霸先軍主黃叢逆擊大破之軌退保蕪湖遣周文育侯安都衆軍據梁山拒之夏四月丁巳司空陳霸先表詣梁山撫巡將帥壬午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淵明薨庚寅齊軍水步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敕周文育還頓方丘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桁癸卯齊軍進據兒塘輿駕出頓趙建故籬門內外纂巖六月甲辰齊潛軍至蔣山龍尾斜趨莫府山北至玄武廟西北乙卯司空陳霸先授衆軍節度與齊軍交戰大破之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

及徐嗣徽弟嗣宗生擒徐嗣產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
希光裴英起劉歸義等皆誅之戊午大赦天下軍士身
殞戰場悉遣斂祭其無家屬卽爲瘞埋辛酉解嚴秋七
月丙子車騎將軍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加中書監餘
如故丁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八月己酉太
保鄱陽王循薨九月壬寅改元大赦孝悌力田賜爵一
級殊才異行所在奏聞饑難流移勒歸本土進新除司
徒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封義
興郡公中權將軍王沖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
書王通爲尚書右僕射丁巳以郢州刺史徐度爲領軍

將軍冬十一月乙卯起雲龍神虎門十二月壬申進太
尉鎮南將軍蕭勃爲太保驃騎將軍以新除左衛將軍
歐陽頹爲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壬午平南將軍劉法瑜
進號安南將軍甲午以前昌令劉叡爲汝陰王前鎮西
法曹行參軍蕭統爲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體詰經仁緯義允光
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
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頽峻一簣不遺而
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祀薦不修奉聖之門
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簠簋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外

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後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是日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詳依品制務使精實其荆雍青兗雖暫爲隔閔衣冠多寓淮海猶宜不廢司存會計罷州尚爲大郡人士殷曠可別置邑居至如分割郡縣新號州牧竝係本邑不勞兼置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分尋陽太原齊昌高唐新蔡五郡置西江州卽於尋陽仍克州鎮又詔宗室在朝開國承家者今猶稱世子可悉聽襲本爵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尚書左僕射丁巳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長沙王韶進號征南將軍二月庚午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遣僞帥歐陽頴傅泰勃從子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率衆軍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癸巳周文育軍於巴山生獲歐陽頴三月庚子文育前軍丁法洪於蹠口生俘傅泰蕭孜余孝頃軍退走甲辰以新除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於始興攻殺蕭勃夏四月癸酉赦江廣衡三州并

督內爲賊所居逼者竝皆不問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
十齊遣使請和王辰改四柱錢一准十丙申復閉細錢
蕭勃故主帥前直閣蘭鼓襲殺譚世遠鼓仍爲亡命夏
侯明徹所殺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蕭任據廣州
作亂戊戌侯安都進軍余孝頃棄軍走蕭孜請降豫章
平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侯安都
進號鎮北將軍竝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午以鎮軍
將軍徐度爲南豫州刺史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
乞降秋八月甲午加丞相陳霸先黃鉞領太傅劔履上
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羽葆鼓吹九月辛丑崇丞相

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
遊冠位在王公上加相國綠綬綬綬置陳國百司冬十月
戊辰進陳公爵爲王增封十郡并前爲二十郡命陳王
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旂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
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玉后
王子女爵命之典一依舊儀辛未詔曰五運更始三正
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
庇黔首闡揚洪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歲此
由則梁德湮微禍難荐發太清云始用困長蛇承聖之
年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改七廟乏祀

含生已泯鼎命斯隆我皇之祚眇若綴旒靜惟屯剥夕
惕載懷相國陳王有縱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畧曜
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叛逆北殲獯
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紀絕禮儒館聿脩
戎亭虛候雖大功在舜盛績維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
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
効珍川陸表瑞煙雲玉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草孳
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勲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
華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讖圖獄訟有違謳謌爰適天
之歷數寔有攸在朕雖庸藐聞於古昔永稽崇替爲日
已久敢忘烈代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陳一
依唐虞宋齊故事陳王踐祚奉帝爲江陰王薨于外邸
時年十六追諡敬皇帝

高讓將同釋負焉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
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
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
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
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旣懸白旗

之首方應皇天之騫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
道革靡靡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
儒業介宵仁義折衝罇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千戈載
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
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
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
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伍高談脫
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
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
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

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
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復諫違卜開
門揖盜棄好卽讐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
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
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
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
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
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
彩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
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

梁書卷六終
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逾構扇巨猾
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
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
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
撫劔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
巡內懷舛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
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
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
言而及薤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太山舉無
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
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鑿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
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
而後寇讐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
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
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
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
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尚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
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
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
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
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
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
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
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
自儲藩而妃竝先殂又不建椒闈今之撰錄正備闕云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
陽太守后母蕭氏卽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
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
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
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
遽取吞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
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嫫宋泰始
七年殂于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
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爲皇后諡曰獻父穆之字思

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與坐華誅徙與古未至召還
及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
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尚書江湛太子左率袁
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
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固乞遠郡久
之得爲寧遠將軍交趾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
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
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爲鎮西參軍
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
亡舅齊鎮西參軍素風雅猷夙肩名輩降年不永早世
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與
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弟弘策
以第三子續爲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郝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
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
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
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
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
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郝氏並辭
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

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建武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諡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俛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諡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曰脩陵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燁尚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卽位追崇爲皇后諡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值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敦朴今

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員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樂毅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含章履道草昧興齊謨明翊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歷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千戶騫襲爵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爲東陽太守尋徙吳郡八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時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卽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荅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畧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在郡卧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尚書加

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襲爵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祇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于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旣盡禮皇儀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竝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竝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

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秦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闈施教宜同吏禮詣神虎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閭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筭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克法事會通七年十月庚辰薨殯於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葢塗旣啓桂樽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闕悼會城之不踐罷

鄉歌乎燕樂廢徹齊於祀典風有采蘩化行南國爰命
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
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
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
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諮式出言顧史宜其家
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珣珮動雅音
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跼天高照臨玄統莫脩禕
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炤晰逮下
靡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篚不
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

明章閭席玄池早扁湘沅已空展衣委華朱幘寢迹慕
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兆良葆引遷祖具僚
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
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
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悽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
寢掩重闈於空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
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懌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
人休光赤烏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有司奏謚
曰穆太宗卽位追崇曰穆太后太后父仲遷天監初官
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諱令羸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
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
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爲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
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內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
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卽位有司奏追崇爲
文宣太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散
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母陳氏武康
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郟人也祖孝嗣夫尉枝江文忠
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
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
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
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
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梁書卷八

列傳第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高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梁書卷八

列傳

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敏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綵纓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竝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竝有新意曾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竝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

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
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竝同孝
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
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
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
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
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
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
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
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

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旬事爲
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鏡吹軍樂比之亦然書
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
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
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
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
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
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
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
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彊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

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胷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餽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敕賜大樂女妓一部畧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玉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

役勤苦輒歛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卽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在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疆丁踈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惡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喻焉太子孝謹天至身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二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

已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歛以衾冕
諡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
哀冊文曰蚤輅俄軒龍駿跼步羽翮前驅雲旂北御皇
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懷鬱臨甲
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
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旣稱上嗣且曰元
良儀天比峻儼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
且暮斯在外弘莊肅內舍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
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
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掩
精陰羲弛極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饋不溢
禪邊踰月哀號未畢寔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
膳恂恂金華玉璫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
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愠
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
卑躬待傳寧資導習匪勞審諭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辯
究空微思探幾贖馳神圖緯研精爰晝沈吟典禮優遊
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畧包舉藝文遍該緇
素殫極丘墳騰帙克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堊魯揚芬
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

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
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慙
秀莖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搗文挾藻
飛醴汎醪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
器非重德翰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
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恒耀山頽朽壤靈儀上
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諮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
切心纏痛亂嗣長號跼萑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衆憂
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
徒警菁華委絕書愧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饜餽孤燈翳
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挺夙啓玄宮獻成
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
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輔青門而徐轉指馳
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
緬驥蹠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
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旣
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
容質嗚呼哀哉卽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闕傳聲華
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諡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
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媿嗚呼哀哉太子仁德素

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
氓庶及疆徼之民間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
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
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曾通四年五月丁
酉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戶尋爲侍中
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
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太清二
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爲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
太宗卽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

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
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
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
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
寬和兼神用端嶷在于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
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
不及賊衆左右心腹竝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
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
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
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
隨世祖在荆鎮太清初爲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
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衛將
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
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荆城太子與
世祖同爲魏人所害太子聰穎頗有世祖風而凶暴猜
忌敬帝承制追諡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
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爲
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
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梁書卷八終

梁書卷八

列傳

九

梁書卷九

列傳第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衆
未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至巴西梓潼二郡

康熙三十五年重修

梁書卷九

列傳

二

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
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
駁畧究其大旨性沈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
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爲
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
騎兵大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
魏軍退還爲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爲越騎校尉魏寇
兖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爲前軍將軍
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
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
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
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與張弘策
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爲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
部每遣茂爲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
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旣平從高祖東
下復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
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
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筭長驅
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
將軍羣盜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

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於魏時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爲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爲衆所瞻望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濶

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心宜
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
一部諡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鍾磬之樂茂在
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
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
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
日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有詔
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長史
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爲宋將位至征虜將
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
澤中逐麋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
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
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
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
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
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
師爲奉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
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爲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
時建元初蠻寇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

王鏘為雍州復以為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舩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為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勲除遊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眾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王率眾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

五年高祖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為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眾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為萬全計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城乃降復帥眾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又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

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阜茨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
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
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
富室抄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
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
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
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
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
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
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
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
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
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旣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
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
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
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
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
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滄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
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特
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

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畧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逾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浴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爲人自恃尚

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麀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閑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虜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杞城

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
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
校尉出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
兆人杜暉求州綱暉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
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
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
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中興元年西
臺選爲黃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
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
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

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
悉歛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
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
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毋憂去職以
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
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
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
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
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
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

陰魏軍退入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
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弁鼓吹一部十二年
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
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
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
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
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軫茂
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諡
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
哭子津嗣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
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
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
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未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
勳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
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
際邁於前代矣

梁書卷九終 列傳第四 天子... 梁書卷九終 列傳第四 天子... 梁書卷九終 列傳第四 天子...

梁書卷九終

梁書卷十

列傳第四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梁書卷十

列傳第四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
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爲西中郎外兵
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
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敕穎胄襲雍州時
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虎以書疑之山陽
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
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
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
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
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
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
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
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
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徑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
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
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和帝卽位以穎胄爲假
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
軍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
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
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江州使

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
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
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
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
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
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
及瓚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
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
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為起兵得數百
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
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
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
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
之穎孚緣山踰嶂僅以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
卒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為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
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
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
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闕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
改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
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

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
五百戶尋爲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
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
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
薄夫况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
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
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
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
仍啓乞接代僧琰卽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
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主臣謹案征
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
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
求魚殮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
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勲良每爲曲法臣當官
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
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爲侍中
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
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旣處
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

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諡曰康子敏嗣潁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克一介琰許之詳見劭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劭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劭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勸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劭爲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

梁書卷之十四
列傳 四

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未畧不酬
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
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頃之建安戍爲魏所
圍仍以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
成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
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爲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
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末徵爲游擊將軍出
爲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荊州遷西中
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
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胄並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
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卽於城門
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
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
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
未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
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畧詢納
羣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
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
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
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

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剋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頃之顏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如故

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舉哀贈右光祿先是荆
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
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旣公且侯士瞻
詳兄女婿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其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
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爲雍州召補主簿仍除員外散
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
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荊州薦爲西中郎中
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
威畧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
馬中興元年和帝卽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
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
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
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
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
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
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
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壘道恭輒
於壘內列艨衝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
以決壘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

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總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總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卽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

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又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畧所固得移氣朔自非狗國忘已忠果竝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襁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

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屍號哭氣絕
良久勸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
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植年板爲宋熙
太守領白馬戍主氏賊李公如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
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誓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
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
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
清潔自守永明中爲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
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兵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
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
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
南康王爲荊州復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
胄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
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
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
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卽位授持
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
會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
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荊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
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

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
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
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
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
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
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
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
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
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克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
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
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
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
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
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歛
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爲吏民所
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
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
二舸便發晝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
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
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

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儒任以前驅方於古
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葬此
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
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
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
一高祖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
謚曰烈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
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
此稱之子標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
長子朓嗣朓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
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
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
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
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
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
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
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
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
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

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卽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卽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畧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

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
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
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
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
率富民上軍資米餼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
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
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土
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
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
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
敗而反遂不能尅元起捨郫逕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
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
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
耜農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
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卽日開城納元起元起
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
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元起
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
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
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

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
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
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
之元起由此踈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毋
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
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
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
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
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
忽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
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淵藻將至元
起頰營還裝糧儲器械畧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因
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
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
戶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叔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華
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旣至京師華在城內甚懼及
城平元起先遣迎華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
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
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
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

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
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
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
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荊州方未有疊蕭穎胄
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憊之謀不然何
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
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梁書卷十終

梁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

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
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
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
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
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
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
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曰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
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
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
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滯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
伺稟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
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
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
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
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
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爲雍州弘
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
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
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弘
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親海內方亂有匡濟之

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郢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室旣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懌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且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

弘策申勤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
加散騎常侍兆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弘策盡忠奉上
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時
東昏餘黨初達故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
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神獸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
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
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衣一襲錢
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衛尉慮發所忽
頰身祗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闊夷阻
加外氏凋衰矧食寧屢絕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魚翼
宣寡薄報効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給鼓吹一部諡曰愍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
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祿賜皆
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別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
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城
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
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
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
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銜命

勞軍域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史反西
臺卽授高祖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
高祖應致戕域爭不肯乃止郢城平城及張弘策議與
高祖意合卽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
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
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
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
士皆齧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
百戶進爵爲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

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爲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
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譔誅臺
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
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
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
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
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
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
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囚之
鄉人救解得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

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忠於事上

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王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毋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衛尉卿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既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

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
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
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爲左將軍加通
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
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
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
止詔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
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
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勲作牧
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殯喪傷痛于
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
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
給諡曰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
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
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童
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
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
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
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

義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寓之
寇東陽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
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
太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郡督郵齊隨王子
隆出爲荊州刺史齊武以僧珍爲子隆防閣從之鎮永
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虎
西爲典籤帶新城令魏暉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
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努
力爲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竝進高祖率師援
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州刺史魏圍
守連月閒謀所在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
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克使卽日
單舸上道旣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
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
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以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
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卞令旣至高祖命爲中兵參軍委
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
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
屋以爲止舍多伐林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
乏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

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艤艦葺之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檣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旣不敵不可與

戰亦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樹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爲塹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卽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宮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卽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虎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

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秘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義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旣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秘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勲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爲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資不絕於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王上見語卿有富貴想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

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卽日臨殯詔曰思
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
將車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
禮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勲克舉
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
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諡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
流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
懈鄭紹叔忠誠亮蓋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
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爲臣之節矣

梁書卷十一終

水

卷十二

梁書卷十二

列傳第七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柳惔 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為中軍命為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為尚書三公郎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梁書卷十二

列傳

一

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
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
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
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爲
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
義和帝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
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
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惔曰爾寔冠羣后惟
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
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

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
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惔爲副軍還復
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
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
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
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穆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
辭義子照嗣惔第四弟愷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
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惔字文若愷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
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

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
太守劉山陽由荆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
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
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
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
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
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
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荆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
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胄乃誘斬山陽以忱

爲寧朔將軍和帝卽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
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
不拜郢州平穎胄議遷都貝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
實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
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高祖踐阼以忱爲
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
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
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
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
爲祕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

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
追贈中書令諡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
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
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
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
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
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
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
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

戶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
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
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
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
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竝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
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
兄王愷姨弟杜暉竝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
何如愷暉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
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

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
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顓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
爲主簿顓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顓
之禍後爲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
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
軍中兵參軍久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
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
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
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
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顯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

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
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
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
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起郢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
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久之顧叡曰
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卽日以爲冠軍將軍江
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
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
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
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卽

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
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年
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
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
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
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
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
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
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
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
軍司馬胡畧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
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卽此是也乃堰肥
水親自夜率項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
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
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
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
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
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
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

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
走保三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
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
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魏
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
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
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
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克軍賞叡每
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
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牆

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
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
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孛之
不敢逼全軍而還于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
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
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
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
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
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
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

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救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日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黥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荅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

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理北伐
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
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
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理
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
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
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
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十四年出
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
僞光泣止叡叡還爲州僞光道候叡叡笑謂之曰若從

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
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
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
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
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兒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
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募萬石陸賈
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謀諸兒以
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
其所發摘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
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

行畧如他日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
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歛以時服高祖卽
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祕器朝服一具
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嚴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
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
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
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
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黠放別有傳正字敬直起家南
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爲襄陽太守初正與東

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
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
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稜字威
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之士咸就質疑
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祿
卿著漢書續訓三卷黠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有文
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
景濟江黠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
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
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

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獻
族弟愛

愛字孝友沈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軍北平太
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爲本州別駕散
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
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
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
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誼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
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
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袁顛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

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
闋引爲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爲壯武將軍冠軍
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
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貳愛沈敏有謀
素爲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
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
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
巴東太守蕭瓚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荊州及憺
至今愛書諭之瓚卽日請降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
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

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
贈衛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
二郡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柳
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質時哉枕之謀畫亦用有成
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
之殺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梁書卷十二終

